鄭堂讀書記

鄭堂讀書記卷十一

烏程周中孚撰

經部六之下

春秋類二 明至 國朝

春秋春王正月攷一卷辨疑一卷 通志堂經解本

明張以寧撰以寧字志道古田人居翠屏山下因號翠屏元泰定四年進士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旨冊封安南王明年還道卒四庫全書著錄總作春王正月攷二卷朱氏經義攷同明史藝文志作春秋春王正月攷一卷辨疑一卷與今本同志道以春秋之書春王正月後人有夏時冠周月之解因歷稽經史傳記及古注疏之說會粹成

編大抵本之以論孟之言而歸宿于朱子以明聖經而定周之正朔也其說之龎者則爲辨疑以折其誤所辨雖祇一事而關于經義者甚大惜其尚未知伊訓泰誓諸篇之爲僞書故于攷證稍疏焉前有洪武庚戌自序後有宣德丙午其嗣孫隆初刊跋納喇容若取以刊入經解復爲之序

左觿一卷 經史全書本

明邵寶撰寶字國寶號二泉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謚文莊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朱氏經義攷俱載之二泉于讀左傳時遇書法及舊注難解處則稽之疏義而參諸他書縱橫推度往往有得輒筆之于

觽端久之敘錄成帙名之曰左繡觿爲解結之具蓋謂解左氏難解之義也顧亭林杜解補正亦有取于此編云書成于正德戊辰自爲之序

春秋正旨一卷　墨海金壺本

明高拱撰　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襄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攷俱載之焦氏旨作音字之誤也肅卿以諸家之說春秋實有不安于心者乃以吾心君臣之義而逆孟子稱述之旨遂有以得其大意因爲之敘其理而成此編以正君臣之義以明聖人之道雖篇頁無多而議論持正足以匡從來諸儒之誤未

附麟說一則亦足以息前人誣妄之論焉書成于隆慶壬申歸田之後自爲之序

鍼胡編一卷 舊刊本

明袁仁撰 仁字良貴號蓡坡吳縣人袁黃之父也 四庫全書著錄

作春秋胡傳攷誤朱氏經義攷作春秋鍼胡編皆據所見本異也明史藝文志作鍼胡篇葢誤一字耳前有自序稱世業春秋者所尊惟胡而胡多燕說孽庶奪嫡皆其所深誅也主傳而奴經從傳而疑經是僭王也是奪嫡也烏乎可作鍼胡編今按是書凡四十一則專以攻駮胡傳之失與陸子餘粲胡傳攷誤大旨相同學津討原亦收入之作春

秋胡傳攷誤盍從　文瀾閣本寫出校梓故冠以

提要一篇

春秋疑問十二卷　明刊本

明姚舜牧撰　舜牧仕履見孝經類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

文志朱氏經義攷俱載之昔程子有云春秋經不

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朱子有云學者但觀夫

子直書其事其義自在有不待傳而見者承菴以

謂眞善讀春秋而惜其皆無全書因評諸儒之論

有合于經者錄之而又輒筆所疑以成是編大旨

不外乎程朱二子數語而發孔子竊取其義之意

義卽洪範所云無有偏陂無作好惡者故其說多

平正通達雖胡傳載在令甲亦不盡從之足以正孫明復以來刻酷鍛鍊之論其于春秋亦可謂殫心探討矣書成于萬麻癸卯自爲之序首冠以摘條一篇蓋恐人之因繁而取厭姑摘數條以便覽觀云

春秋直解十五卷 原刊本

明郝敬撰敬字仲輿京山人萬麻己丑進士官至戶科給事中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作十二卷朱氏經義攷分爲直解十三卷非左二卷知明史止載直解卷數而謂三爲二也仲輿以左氏摭拾遺文可據纔半公穀襲左而加例胡氏襲三傳而加鑿春秋幾存覆射

因著是書分十二公各一卷惟僖公分爲二卷所解盡棄諸傳以理測經大旨謂春秋無深刻隱語無種種凡例不以文字爲襃貶不以官爵名氏爲貴賤未嘗可五霸未嘗貴盟會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吳越于是憑私臆決自用名學較孫明復等爲尤甚亦奚以爲耶未爲非左二卷凡三百三十四條指舉傳文之失頗曲而中而過爲指摘者尙多前有自序而直解之前無序止有讀春秋五十五條經義攷竟摘取第二條作爲自序恐反失其眞矣

春秋左傳屬事二十卷 原刊本

明傅遜撰遜字士凱太倉人以歲貢官建昌縣訓導　四庫全書著錄無春秋二字明史藝文志朱氏經義攷俱載之朱氏注曰未見而王弇州世貞序及萬厯乙酉前後自序俱備錄無遺似乎不僅據諸家書目著之也士凱以袁氏通鑑紀事本末使每事成敗始終之迹一覽而得因祖其法以纂左傳事懼其事繁紊且遺也故于諸國事各以其國分屬而仍次第之于時王道既衰伯圖是賴故以伯繼周凡周九篇伯十二篇魯十四篇晉五篇齊八篇宋九篇衛七篇鄭九篇秦三篇楚十篇吳楚及越六篇計共九十二篇又以其文古須注可讀而杜氏集解乃多

紕繆疏略或傳文未斷而裂其句以爲之注且意義亦難于會解故竟其篇章而總用訓詁于後并參眾說酌以已意爲之釐正焉自謂得古人讀史之遺意有助于攷古者之便不虛也卷首又有自撰凡例末又有潘志尹後敘爲經義攷所不載云

左傳杜林合注五十卷通行本

明王道焜趙如源同編道焜杭州人天啟辛酉舉人如源字濬之亦杭州人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義攷亦載之是本每卷止題杜預林堯叟注釋陸元朗音義及鍾惺韓范評閱而不及王趙兩家名氏且取林氏句解綱目續以三條統爲堯叟所著竟忘卻所續末條有

諸國興廢春秋提要依大全錄之云云蓋出于無知坊賈所爲也按孔氏正義原依杜解疏之故可以割附杜解爲一書至唐翁所撰句解七十卷本與杜氏各自爲書實不可以割附兩家必欲併而爲一以致林注多所刊落而勢所必然也此本前又有杜氏原序篇端所附鍾韓評語實不足存而王趙原本不可復見聊即坊本記之以備一種耳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 武英殿刊本

康熙六十年大學士王掞等奉 敕撰 掞字藻儒太倉人康熙九年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謹按孔子作春秋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各傳述所聞以爲傳歷漢魏六朝唐初爲

注解者雖各名家總不外于三傳其後始有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之風自是以迄明季無不自作春秋傳者而惟胡安國傳自元延祐以來久列學官故是編仍得與三傳並載而各刪其舛于經者其自漢以來諸儒之說取其不背于傳者彙爲集說間有異解別爲附錄至胡說之于經違背者皆駁正之是以乾隆五十八年廷臣紀昀郎援是編 御纂定論奏請廢胡傳而用三傳仰蒙 高宗純皇帝俞允懸爲功令焉此編卷首上爲綱領三篇卷首下爲王朝世表列國年表王朝列國世次王朝列國興廢說列國爵姓列國

地圖王朝地名列國地名凡八篇俱不入卷數冠以　御製序文次及諸臣職名引用姓氏

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　武英殿刊本

乾隆二十三年大學士傅恒等奉　敕撰前有
御製序文及諸臣職名謹按是編本以十二公各爲一卷因莊公僖公襄公昭公篇頁稍繁各分爲上下兩卷統爲十六卷蓋自宋孫　復著春秋尊王發微倡爲有貶無褒之說從此說春秋者更相效尤變本加厲支離迂謬于襃貶之旨益乖是編恪禀　睿裁一空曲說故名曰直解其體例略同周易述義詩義折中而義理悉遵春秋傳說彙纂以

求聖經之微意而筆削大義愈以炳然如日星焉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亭林遺書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字寧人原名絳號亭林崑山人四庫全書著錄宋氏經義攷亦載之是編乃其抉摘杜氏集解之闕誤而作皆根據經典并取邵二泉左觿陸子餘附注傅士凱辨誤諸書而參以己見一一為之補正率皆精核不磨多得左氏之意間有潘稼堂附注亦多確當後來惠松崖補注拾其遺者尚多而糾其誤者僅五六條耳其自序稱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于書而此不具也今其書

未見或僅有其言而不及著歟是書借月山房彙

鈔亦收入之

讀左日鈔十二卷補二卷 原刊本

國朝朱鶴齡撰 鶴齡字長孺號愚菴吳江人 四庫全書著錄

朱氏經義攷不著卷數注曰未見葢尙未有刊本

也愚菴有左氏春秋集說十二卷其書不傳又以

左氏之書筆法僋古文之艱澀者義之隱伏者杜

注旣多未備孔疏復卷帙繁重乃卽趙子常補注

爲隨演而博通之以成是編皆疏瀹幽滯辨正譌

舛與經義相證發至左氏論人論事時有悖于理

人者啖叔佐趙伯循劉原父葉石林趙子常陸貞

山王方麓諸家辨之頗悉今多采用以明其義之
踳駁焉又復綴緝三傳三禮注疏及顧亭林所寄
左傳注數十則補錄二卷附之簡末如照萿者斯
爲善讀左者矣書成于康熙戊午自爲之序及凡
例

學春秋隨筆十卷 經學五書本

國朝萬斯大撰 斯大字充宗鄞縣人 四庫全書存目朱氏
經義攷不載葢尙未見其書也前有康熙丁酉其
子九沙 經 跋謂先君子辛亥錢塘集春秋說凡得
二百四十二卷癸丑秋燬于火辛酉海昌陳令君
先生延致于家以春秋相質先子力能著書較前

更倍癸亥七月至昭公而疾作此隨筆十卷乃編纂時間有獵得者另爲劄記故亦止于昭公云今按其書自隱公迄昭公各爲一卷凡一百四十六則多以禮釋春秋乃用其所長猶之鄭君多以禮注易箋詩也視宋人之憑理妄言眞有霄壤之別矣惜其所釋尙未能根據漢人古義故不免有牽合穿鑿之失然其精確獨到處幾與惠半農春秋說方軌並駕近淩次仲校經堂文集五十亦以充宗及半農並推爲經術之醇直接漢儒云

左傳事緯十二卷 通行本

國朝馬驌撰驌字驄御一字宛斯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官淮安府推官終于靈璧縣

知縣

四庫全書著錄尙有附錄八卷凡杜預孔穎

達序論及自作正明小傳一卷辨例三卷圖表一

卷覽左隨筆一卷名氏譜一卷左傳字奇一卷朱

氏經義攷所載無之而作二十卷者當是併附錄

八卷在內耳此本爲許元淮以所藏本屬其門人

重刊卷首僅載例略數則正明小傳一篇及字釋

一卷字釋卽字奇乃改易其字其餘各種或許藏

本所無或重刊本省去皆不可攷矣宛斯嘗著繹

史一編于春秋事迹皆取左傳之文而傳以他書

已復從繹史中鈔撮左傳事迹自鄭叔段之亂迄

于王子頹之亂類分爲一百八篇每篇各繫以論

斷并于篩端略綴評語其于傳中片語隻字稍涉某事因以附入以無遺古史之文其有一事或關兩事及數事者止從所重錄之唯論斷中互相援引取其淹貫蓋其于左氏爲專門之學故敘述皆融洽分明有條不紊所論亦皆旁集諸家雜采傳記折衷一歸于至大期于發明經傳而止然與經史所載論斷截然迥別而元淮序稱是書爲繹史中之一類殆猶未及核對歟

春秋地名攷略十四卷 清吟堂刊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字澹人號江村錢塘人居于平湖以諸生薦直內廷授中書舍人改翰林院侍講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謚文恪 四庫全書著錄江

村以春秋地名世代寖尋沿革互異未有別類分門釐爲一書暢然而無憾者因博搜羣籍而參攷之取春秋會盟之國爲綱各以其當時封境所屬隨地標名詳其原起條其興革諸小國則編年附綴于後其類削入他國者則從其初不從其後其有沿譌承誤者必折衷以歸于是一展卷而知當日之某地某名卽今日之某名某處自周魯齊晉以迄小邾北燕爲十二卷諸小國二卷每一地名之下先錄本文次詳杜注然後以注疏及各史志傳參攷之其蒐采之博攷辨之精誠無異聚米畫地振衣而挈其領也書成于康熙戊辰自爲之序

及凡例又有徐健菴朱竹垞二序

春秋左傳姓名同異攷四卷　原刊本

國朝高士奇撰　四庫全書存目作左傳姓名攷

先是江邨有春秋地名攷略十四卷雖有嗜博之病而大致精核然祗攷地名而不及人之姓名因復據左傳所載撰是編以補其闕并國語亦附見其中所紀先王朝而後列國先天子國君暨后妃夫人而後王子公子暨卿大夫士然體例龐雜顛倒其自相矛盾者觸處皆是且地名攷皆先列經文傳文及杜預注而復博引諸書攷究其異同砭正其疏舛今此編俱屬闕如較諸地名攷顯出二

手據閻百詩潛丘劄記稱秀水徐敬可勝爲人作左傳地名則實江村倩敬可代作此書又不知出何人之手其斷非敬可所續撰則固彰明較著矣

左穎六卷國穎二卷 原鈔本

國朝高士奇撰江邨精于春秋著書數種最後采輯左傳國語中之一字一語瓌麗警異者加以注釋別爲是書蓋以句字之在書渾渾噩噩忽擷之以出殆猶錐之脫穎者然故以名書前有陳午亭廷敬張敦復英二序

春秋三傳異同攷一卷 藝海珠塵本

國朝吳陳炎撰陳炎字寶崖號芋畦錢塘人官茌平縣知縣 四庫全

書存目是編就三傳以攷三傳而以今本經義爲主其同于經者則謂之同異于經者則謂之異又或公同于左而異于穀或穀同于左而異于公皆條分縷析州次都居不偏是左氏而非公穀亦不偏是公穀而非左氏誠可謂詳而核公而允矣昭代叢書亦收入之

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奇齡仕履見孝經類 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義攷亦載之西河以禮記經解有云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因卽循是以治經而作是傳凡分二十二門曰改元曰卽位曰生子曰立

君曰朝聘曰盟會曰侵伐曰遷滅曰昏覿曰享唁曰喪葬曰祭祀曰蒐狩曰興作曰甲兵曰田賦曰豐凶曰災祥曰出國曰入國曰盜弒曰刑戮而總括以四例曰禮例謂前二十二門皆典禮也曰事例則以二十二門一千八百餘條無非事也曰文例則史文之法也曰義例則貫乎禮與事與文之閒其書則卷一爲總論卷二以下仍依經文十二公之序不以所分門例爲次大旨宗左氏而攻胡傳閒有取于公穀及漢唐諸家若宋元諸經解亦無一置辨者較所說他經反多可取前有其門人李琳序則併屬辭比事記簡書刊誤條貫篇占筮

書統及之不僅是書也今占筮書遵提要例改記于易類中

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義攷作六卷注曰未見後有其子遠宗識語稱屬辭比事記十卷在同門編緝時已亡其半諸門倣成式尚可補綴然不敢誣罔闕之已耳今按是書仿沈文伯春秋比事趙東山春秋金鎖匙例以春秋經文分隸二十二門其門目亦如所作春秋傳屬稿未竟僅得改元即位生子立君朝聘盟會侵伐七門而侵伐一門尚未及半然全經之宏綱細目已具

見于是編故所闕諸門亦可因此而識彼本無須補綴也其大旨據理以斷春秋特爲典核與其所作春秋傳實相表裏云

春秋簡書刊誤二卷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義攷不載葢未知其有是書也先是西河著春秋傳以胡氏所載爲聖經原本而標三傳諸家同異于其下後覺其未覈復取三傳聖經之各異者以簡書爲主而各注所誤而明標之名曰簡書刊誤稱簡書者西河之說謂傳據策書而作經據簡書而作也此亦出于武斷然其書詳爲辨說多主左氏頗屬

精核間有橫加排詆且失之瑣屑者不害其全書也卷首有自序

春秋條貫篇十一卷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存目朱氏經義攷亦載之初康熙乙丑會試西河分校春秋房與內監臨御史論雙題不合并以杜氏所云經之條貫必出于傳亦不以爲然因懲其弊所以于歸田之頃旣檢前所爲傳彙成篇帙而復于聖人之經再三致意檢其事之有緒屬者祇覺春秋所載一千八百餘條條各有起訖或一條一屬或數條一屬爲之統記而分合之歷觀其次第以申明其穿串之義

名之曰條貫然此乃經之條貫非傳之條貫所以
鑑乎雙題傳題之陋習而有是作也以言乎聖人
之微言或在于是夫豈其然前有自序

春秋闕如編八卷 世春堂刊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字廣期號南浦金山人康熙丙子舉人 四庫全
書著録春秋自孫明復倡有貶無襃之論說者曰
流于刻酷南浦乃上求之啖助趙匡陸淳三家得
聖人筆削之精意而著是編事蹟專宗左氏或辨
駁注家或參用前說準情酌理獨得其平絕無刻
酷之論繳繞其間而有疑則闕亦不作穿鑿之說
以誣成其義故曰闕如編惜僅至成公八年而止

尙爲未成之書末一卷附讀春秋十三條所以輔原書之不及也學者欲尋其端緒先以啖趙陸氏及有宋張洽諸家爲宗而參之南浦之所述其于襃貶之義繁簡之詞必有油然于心者矣較之同時方苞直解葉酉究遺二書當以此書爲最焉前有乾隆己巳其孫鍾璜跋向係鈔本至嘉慶甲子有錢熙彥熙載相與校而刊之華亭姜兆翀爲之序冠以提要一篇

春秋直解十二卷 抗希堂刊本

國朝方苞撰苞仕履見禮類前有自序謂余之始爲是學也求之傳注而樊然殽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

益心殫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眾說殽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于其間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并己所見合為一書益以胡傳有所未安因自著一春秋傳以駕乎其上大都融會宋元明諸儒之說而成其間明著傳注之出處者亦時有之望谿本古文作家始著春秋通論百章分別其條理纚成是書凡通論所載悉散見于書中而不復易其辭詳見此書之後序中故謂是編為絕妙好文字則可若言乎堪以方駕胡傳則愚未敢以為然也

春秋通論四卷 望谿全集本

國朝方苞撰　四庫全書著錄是書會通全經而律以比事屬辭之義爲論四十篇每篇多或八九章少或一二章凡分章九十有九皆以類相從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子所筆削如親見聖人口授其傳指以合孟子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意究未免憑虛臆度所以求之愈深失之愈遠也然能以經求經使穿鑿刻酷兩家俱當退避三舍則亦有可取者在矣其文多與所撰春秋集解相同蓋彼則散見而此其總匯也前有朱軾顧琮魏定國三序

春秋比事目錄四卷　望谿全集本

國朝方苞撰　四庫全書存目望谿以程子有云
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因
循是說以求之而曲得其精藴既而通論四十篇
以揭比事屬辭之義猶恐讀者未熟于三傳旋復
檢覈事迹以求其端緒未免重費日力乃復別其
事爲八十五類以爲比事目錄學者欲觀通論必
先取是編而思索之然後展通論而切究之則可
以一旦豁然貫通矣攷宋沈文伯春秋比事元趙
東山春秋金鎖匙皆先具此條例不始于望谿也
然兩家書俱取其事之相類者互相推勘以攷究
其異同而申明其正變是編則但類其事其說則

別爲一書究與兩家書不類況其時兩書未出非有意于相襲可知也卷首有乾隆甲子其門人顧琮序

春秋世族譜一卷 乾隆壬子刊本

國朝陳厚耀撰 厚耀字泗源號曙峰泰州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蘇州府教授以通算入直內廷改授翰林院檢討終右春坊右諭德 四庫全書著錄是書補杜元凱世族譜而作凡周魯晉衛鄭齊宋楚秦陳蔡曹莒杞滕薛許邾吳越二十國先敘其君之世系而以卿大夫世系附後其無世次可采者則別附卿大夫世系之後皆本孔氏正義兼采諸書而一宗于杜氏攷核周詳如內貫串與顧震滄春

秋大事表世系一門可以相輔而行前有乾隆戊戌吳並山重刊序

春秋說十五卷經學叢書本

國朝惠士奇撰士奇仕履見禮類四庫全書著錄半農世傳漢學尤邃精于三禮是書卽以通周禮者通春秋因以全經爲綱領三傳爲條目皆依禮制比類相從每類之後證以羣經及史記諸書並參諸周秦子書漢人箋注傳以已見爲之總論不專主左氏亦不專主公穀義例賅貫而無諸家拘例之失故于聖人之旨多所中而于自來先儒論說之醇疵昭昭如黑白之分雖較張嘉父春秋五禮例

宗吳草廬春秋纂言總例大致相同而典博則遠勝之且有言人之所不能言而關繫于名教之大者不當僅以長于漢學目之也此本爲吳企晉泰來所校刊首載楊超曾所撰墓誌銘一篇後企晉從弟簡舟刻叢書卽以其版編之并爲之序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輿圖一卷附錄一卷　萬卷樓刊本

國朝顧棟高撰　棟高字復初一字震滄號左畬無錫人康熙辛丑進士乾隆辛未薦舉經學　賜國子監司業丁丑又　賜祭酒銜　四庫全書著錄震滄以胡氏之春秋多有未合聖心處乃以春秋時事迹排比爲表凡五十篇篇爲一卷中附地形口號一百十三首五禮源流口號四十四首又分附各表

序及說論攷辨凡一百三十一篇其輿圖則用朱書墨書兼列古今地名凡十三篇附錄則其所作詩東併同時諸人所作附焉凡春秋之無關于天下之故者皆不錄故曰大事表云大旨謂諸儒說經之病有四其一在以一字為襃貶其一在以闕文而強生枝節其一在以傳求經其一在以春秋辨王伯故于三傳不全信亦不全棄惟參觀經文前後數十年之事平心以求其是一切義例概為埽除至其論禘則宗鄭氏而不從史記稷契父帝嚳之說論河道則于前後渡河處各以　本朝地界證實之尤為千古未發之隱是以論高而事核

兼有文人學人之長理不悖于儒者而又不失之迂讀春秋者可以知所折衷矣卷首恭錄乾隆壬申御賜詩二章次載楊繩武楊椿華希閔蔣汾功四序及楊椿方苞書二通又有自序凡例綱領偶筆及鑒定校閱姓氏其卷二卷六卷七卷八卷十卷十二卷十七卷四十二又各分子目凡十四云

春秋義存錄十二卷 原刊本

國朝陸奎勳撰 奎勳字聚侯號星坡平湖人康熙六十年進士授檢討主講廣西秀峰書院創立學規仿白鹿洞遺法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采掇三傳之文及禮記論孟中孔子之言又傳以緯書子書所引孔子之言不論眞僞俱列于經文之後而

問作案語以斷制之以孟子有其義則某竊取之語因名之曰義存錄而冠以綱領三十條猶胡康侯春秋傳之有綱領云爾然其于胡傳頗不以爲然而信左氏爲得其實則探本之論也惟所引孔子之言本不爲春秋而發而反引之以牽合經義且及左氏傳義此其病根專在求異于從前說春秋諸家而不覺其反說不通也姑以其從前未有此體存之以備一家言耳

春秋或辨一卷 藝海珠塵本

國朝許之獬撰之獬字直菴號蓮峰長洲人康熙中拔貢生官貴州餘慶縣教諭

是書雖名春秋或辨止有答客問商周改時改月

一篇凡二千四百餘言附攷共十四條大旨謂夏以建寅之月爲歲首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周以建子之月爲歲首三代各取一義至斯月舉祭告朝賀之禮以爲一歲始朔時月原未嘗改夫子之言不過欲以建寅之月之歲首卽其作春秋本意故于傳注皆不之信惟以一已臆見妄解經義其害豈不更甚末有康熙丙午長洲蔣深後序稱其發前人所未發一破千古之疑一定千古之案無乃過歟

春秋左傳小疏一卷 儀禮小疏附刊本

國朝沈彤撰 彤字冠雲號果堂吳江人 四庫全書著錄有氏字

凡補正杜氏集解者有趙東山顧亭林朱長孺三家果堂猶以爲未盡復作是疏以補其遺其稿未成故祇八十餘條雖不能如三家書之繁富然攷證頗核亦有裨于杜家武庫也是時惠松崖補注尚未出此書疑松崖亦未見故兩不相謀而各有所得究之惠氏書非果堂所可及也

春秋識小錄九卷 藝海珠塵本

國朝程廷祚撰 廷祚字啟生號綿莊上元人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辛未再薦經學 四庫全書著錄是編凡春秋職官攷略三卷首爲數國共有之官次爲一國次自有之官 附縣邑之官 末爲晉軍政始末表春秋地名辨異三卷分攷

自一地二名以迄五地一名末附晉書地理志證今春秋人名辨異三卷分攷自一人兩稱以迄一人八稱各爲分國而紀總名曰春秋識小錄蓋自居于不賢者也其于官名地名人名之異同舛誤皆推求詳盡覩馮氏名號歸一圖祇及人名而無官名地名者此則較爲備矣唯其獨表晉軍始末而不及諸國仍屬缺典則何如顧氏大事表諸國之爲備也卽所附晉志證今以通杜氏之說亦不及顧氏之詳云每種之前皆有自序而于卷首失標總名僅見之目錄中亦屬不合

春秋正辭十三卷 原刊本

國朝莊存與撰 存與字方耕武進人乾隆乙丑賜進士第二官至戶部侍郎 方耕讀趙子常春秋屬辭而善之因櫽括其條正列其義撰爲是書更名曰正辭凡正奉天辭第一正天子辭第二正內辭第三正二伯辭第四正諸夏辭第五正外辭第六正禁暴辭第七正誅亂辭第八正傳疑辭第九每篇一卷唯正內辭分爲二卷正傳疑辭只有闕文一則則幾不足以成卷矣每卷皆詳論于前然後各分子目舉經文爲綱綱下各爲小論如胡氏春秋傳體不過依經之次序此則分類作傳爾大旨本公羊傳及何邵公注義而以羣書傳益之雖偽古文尚書亦引以取證蓋郎

其不廢僞書之意末二卷曰春秋舉例凡十條則摘公羊傳文爲綱各爲之論曰春秋要指凡十一條即其全書之略例也其書條例賅括議論詳贍殊勝趙氏書遠矣前有自敘輒效法史漢敘傳此則明季人作地志之習氣學者愼勿尤而效之也

左傳補注六卷 墨海金壺本

國朝惠棟撰 棟字定宇號松崖吳縣人 四庫全書著錄松崖之祖樸菴 周惕 常因杜氏之未備者作補注一卷至松崖又以杜氏解經頗多遺誤因剌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廣爲補注以成是編用以博異說祛俗議其中于古今文之同異者尤悉焉所補皆根

據典確不憑臆測較顧亭林杜解補正朱愚菴讀左日鈔更爲詳密間有一二偏駮牽合之處亦不害其大醇也前有康熙戊戌自序後有乾隆甲午益都李文藻跋今所傳九經古義獨無左傳蓋先有此別本孤行因改十經爲九經云

春秋五測 無卷數 資敬堂刊本

國朝戴祖啟撰（祖啟字敬咸上元人乾隆壬申舉人）其書不分卷數以十二公爲次全載經義而繫其說于下其不繫說者十之四耳前有序說三篇具言著此書之義例其曰五測者一曰常文以定體二曰變文以別嫌三曰互文以通異四曰便文以修辭五曰闕文

以愼疑也大旨有取于春秋屬辭比事之教多以一年內兩三事同而解之率皆略措數語或四五行不等未能如宋元人之說春秋者暢所欲言而止觀其窮于文筆郎知其窘于學問矣書刊于嘉慶元年袁簡齋枚爲之題辭亦不甚稱之惟盧氏抱經堂文集有是書序極爲推許恐未免過情之譽云

讀左補義五十卷　蔚文堂刊本

國朝姜炳璋撰炳璋字石貞號白巖象山人乾隆甲戌進士官石泉縣知縣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取春秋及左氏傳別爲之注其中用杜者十之六七杜所未明采之孔疏疏所

未顯采之諸說諸說未明補以己意說其闡發頗
屬簡明而各傳之後更加以說如交質之發明春
秋託始桓王之義如諸侯赴告稱名之引舊典如
仁而不武之謂鄭靈不謂歸生如齊懿之死由于
公子元不在邴歜閻職諸如此類意爲創見殊乖
左氏本旨則亦不過成其爲讀左氏一種而已前
有綱領二卷統謂之首卷不入卷數上卷凡五篇
爲解經之綱領下卷凡十二篇爲讀傳之綱領至
以評文之語細書其端如選家例乃出于其門人
毛昇所加而折衷于白巖者也詳見昇所撰例言
前又有乾隆戊子自序及錢維城彭啟豐張嗣益

三序

春秋左傳類求十二卷　舊名堂刊本

國朝孫從添過臨汾同撰　從添字慶增號石芝常熟人　臨汾號東岡長洲人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本蘇東坡春秋論以類而求之說按經義及左公穀胡四傳杜林等注分類纂輯凡有一句一字可以分類者悉爲分之間有一事而分入幾類者亦有一類而復分幾門者寧詳勿略寧繁勿簡計一百二十類每類前列書法後載事類而事類之下復載書法似前綱而後目攷東坡之說朱子亦有同心曾云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也然如此書之多分門類碎亂彌甚而

謬誤更所不免恐大失古人之意觀其于三傳及杜解外並取胡傳林注而所載列國圖說不知爲僞本蘇氏指掌圖益可想見其書之舛陋矣前有乾隆丁丑陳撰己卯沈德潛王南珍三序又有自述及同校姓氏

春秋日食質疑一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國朝吳守一撰 守一字萬先歙縣人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以春秋日食三十六提綱立五表以推日刻分杪一曰節氣二曰閏餘三曰合朔四曰交泛五曰入轉并推盈縮遲疾之多少盈縮遲疾之相併及加減之差以爲晦朔之誤豫閏失閏之誤夏正之誤

比食之誤而定春秋所書月日當在某月之日朔後附攷夏仲康六年周幽王六年兩日食以互相參證大抵與顧震滄春秋長厤拾遺表所推相同總不及陳泗源春秋長厤之詳密也

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十一卷敘一卷 巽軒孔氏所著書本

國朝孔廣森撰（廣森仕履見五經總義類）巽軒以公羊何氏解詁體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豕訛率臆未能醇會傳意因即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窒增其隱漏旁通諸家兼采左穀擇善而從撰成是編其分卷悉仍舊第故以閔公附莊公卷而自敘

一卷退列于後遵古例也凡諸經籍義有可通于公羊者多著錄之他如何氏所據間有失者多所裨損使是非之旨不謬于聖人其于公羊一家之學眞可謂粹然無瑕疵矣昔韓退之遺殷侑書稱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眇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于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吾于是書亦云前有嘉慶戊午阮雲臺師序越十五載壬申其弟

靜吾、廣廉校槧既竣復爲之敘略

國朝邵瑛撰瑛字瑤圃餘姚人乾隆甲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按隋志記光伯所撰左傳述義四十卷孔沖遠作正義據以爲本見于自敘其書久佚今亦無從別識獨其規過三卷隋志不載唐志始載之其見引于正義者孔氏一一標出而概以爲非究之所謂非者未必非是者未必是也瑤圃因承紀曉嵐昀之教作爲是編以釋兩家之紛凡一百七十六條俱是引杜注及正義所引劉說孔氏所駮之說于前而繫按語于後詳審精密各持其平大抵劉義之勝于杜者不可遽數而閒有杜義爲勝亦必表而出之誠讀正義者所不可少之書也書成于嘉慶乙亥自

爲之序

春秋內傳古注輯存無卷數　二酉齋刊本

國朝嚴蔚撰蔚字豹人吳縣人是書不分卷數唯分隱桓莊閔僖爲上冊文宣成襄爲中冊昭定哀爲下冊葢主何邵公所見所聞所傳聞之說也豹人篤志治經而于左氏用功尤深灼見杜氏之弊有違禮傷教者有肆臆妄說者慨然思漢人之舊因采輯羣經正義及史漢三國舊注與夫唐宋類書所引內傳古注以成是編餘若王肅之注孫毓之異同略京相璠之土地名其軼語之見于他說者亦爲摭拾間加攷索所主不專一家要皆賈服舊義居

多咸能各依本文敷暢厥旨義理剖判無少疑滯即或有與杜氏殊異者此蓋古今訓義不同未足生疑至于實無所據或有隨文解釋要亦信而有徵非若杜氏之踳駮前師鄉壁虛造者也卷首有自撰例言及乾隆丁未盧抱經文弨王西沚鳴盛錢竹汀大昕三序

春秋大旨 無卷數 舊寫本

國朝汪宜耀撰 宜耀字士雲號譬菴上海人官舒城縣訓導 前有自序謂新安吳敬菴春秋約義一書微嫌其掊斥之義嚴傷于渾厚因仿其式以爲是編以類相從分十七篇曰綱領曰五始曰爵氏名號曰祭祀宮廟曰

昏禮女行曰稅賦軍制曰蒐狩焚觀曰城築浚隍曰錫朝聘唁曰會遇盟平曰求假取歸曰用師曰殺肆執放曰居入歸奔曰崩薨卒葬曰弒君竊叛曰災異末附通病一篇藎以總括十七篇之所未及詳者其事實多取諸左氏義理多取諸公穀綜其事實竊以義理措詞渾厚立意謹嚴雖聖人筆削之本意未必盡合而于屬辭比事之教則誠識其大指矣

春秋說一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國朝陶正靖撰正靖字穉東常熟人是書凡七十餘條皆說春秋之文雖左氏公穀三傳並舉而取左氏爲多

後儒之說亦多節取每舉胡氏之謬說以深闢之其議論之愜當由于傳說之精熟知非獨抱遺經究終始者而于夫人子氏薨衞人立晉同盟于幽衞殺元咺晉滅赤狄欒盈出奔諸條尤能闡發無遺在近儒之說春秋者莫能逮其平允也

春秋左傳補注三卷 原刊本

國朝馬宗槤撰宗槤字魯陳桐城人嘉慶己未進士顧亭林摭杜解之闕誤根據經典率皆精核惠松厓復廣搜賈服京君之注援引秦漢子書爲證所以拾顧氏之遺者尚多而糾其誤者僅五六條耳魯陳以惠氏注間有遺漏復撰是編所以匡惠氏之誤者固確

而自所爲說亦足補元凱之略暨顧惠兩家之所未及後之人誠能取杜解爲綱而以三家補注附錄于下以便學者之習讀不亦善乎其書前有自序

春秋左傳補疏五卷 原刊本

國朝焦循撰 循里籍見五經總義類 魏晉間左氏之學賈服二家盛行自杜氏集解及釋例出而二家漸衰杜氏爲司馬氏之壻所以解懿師昭之惡者即于集解見之故其說大行晉唐初皆踵魏晉餘習以貞觀作正義即用集解而賈服兩家由是而廢遂至于亡孔氏惟杜是從亦疏體應爾而春秋之義乖

矣萬充宗作春秋隨筆斥左氏之頗惠半農作春秋說正杜氏之失顧震滄作春秋大事表特糾杜氏之誤而杜氏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姦而發其伏者里堂因補是疏集解外間及釋例以闢杜氏之邪說爲主而不徒詳核乎訓故名物而已較諸萬惠顧三家尤爲大聲疾呼從此杜氏悖經欺世之罪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矣世多通經學古之士局不本賈服舊義見嚴蔚人古注輯存取而改正之也卷首有嘉慶丁丑自序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十二卷原刊本

國朝劉逢祿撰逢祿字受申武進人嘉慶戊辰進士官禮部主事受申爲

莊方耕存與之外孫方耕者春秋正辭一書本公羊以立說故申受亦專研公羊以何邵公修學卓識審決白黑而定因尋其條貫正其統紀以爲是書凡張三世例通三統例內外例一卷時月日例一卷名例褒例譏例一卷貶例誅絕例一卷律意輕重例一卷王魯例建始例不書例諱例一卷朝聘會盟例崩薨卒葬例大國卒葬表小國進黜表秦吳楚進黜表一卷公終始例娶歸終始例致公例公大夫世系表大夫卒例一卷侵伐戰圍入滅取邑例地例郊禘例闕疑例主書例一卷災異例一卷計二十六例表四每例皆依經次序采輯經

文及注畢後而總釋之其分綱立目頗似莊氏之正辭其類敘經注則仍似趙子常之屬辭耳且又不能如莊氏之援引經文每節作小論則除去所釋之數十篇外不過數月可畢事不識其自序何以前無古人如此可笑其不自量矣

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一卷附發墨守評一卷 原刊本

國朝劉逢祿撰申受初為何氏釋例專明墨守之學因析其條例以申何氏之未著及他說之可兼者以為是書而取鄭氏箋詩之旨以名之其綱羅衆家凡九十二條皆摘傳文及解詁以申論其大義並折衷衆家以歸于是或詳或略皆極精密于

何氏繩墨少所出入猶著釋例之用意也前有嘉慶己巳自序稱今所存發墨守可指說者惟一條然多牽引左氏其子董氏胡毋生之書研之未深概可想見云云按今所存發墨守止四條申受所評又止一條仍不足以存卷帙余因據申受是書自敘以附之云

穀梁廢疾申何二卷 原刊本

國朝劉逢祿撰昔何邵公作穀梁廢疾一書鄭君因作起廢疾以排之其全書久亡僅存一篇申受因申何氏廢疾之說難鄭君之所起綴成是篇上卷凡四十條先節引傳文及何氏廢疾並范氏所

釋于前後則各爲難詞下卷凡百五十一條止節引傳文皆廢疾所不具申受自爲摘出而申之也間及范注後則各爲申詞自敘稱藩籬未決區葢不言非敢黨同徵明法守葢仍以公羊家言作禽墨之守禦耳

左氏春秋攷證二卷 原刊本

國朝劉逢祿撰申受以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直稱春秋太史公所據舊名也冒曰春秋左氏則東漢以後之以訛傳訛者矣因撰此編正其名曰左氏春秋攷證上卷凡一百十九條皆摘引傳文各證其非左氏舊文爲劉歆所比附下

卷凡二十四條皆摘引史記前後漢書說文孔疏劉向別錄諸書各證左氏不傳春秋總屬劉歆所改竄自敘稱左氏以良史之材博聞多識本未嘗求附于春秋之義後人增設條例推衍事蹟强以爲傳春秋冀以奪公羊博士之師法名爲尊之實則誣之左氏不任咎也然則申受穀然取二千年之傳本而效萬充宗方靈臯之辨周禮不過爲護持公羊家言計耳豈漢以下儒者俱無聰穎特達如申受其人者乎余所不敢信也

箴膏肓評一卷原刊本

國朝劉逢祿撰按舊唐志載何休左氏膏肓十卷

注云鄭玄箴宋人書目尙有其今書所存二十餘條僞本合爲一卷是書凡三十條或一條分作兩條者皆以傳文爲綱何氏書鄭君箴附之而各爲之評或評其僞或評其誣或評其非與禮而因及何鄭之論更推其末及者證之所評與攻證之書同一用意藉以中其公羊家言本與攻證同爲一敘其敘亦列在是書之後但何鄭之書爲春秋左氏傳而作不爲左氏春秋而作旣申受欲以春秋還之春秋左氏還之左氏余卽別而出之恪遵申受之意云爾

推春秋日食法一卷 修梅山館刊本

國朝施彥士撰彥士字裕之號樸齋崇明人道光辛巳舉人官直隸知縣樸齋以徐爾臣能以厤證明經術攷定春秋朔日因以其積年布算求之則全經日食三十七事乃得其三十四蝕以所推交食全稿錄爲是帙大抵準徐氏法以月建名月比而核之以謂僖公以前合夏正者二合夏正而失一閏者五文公以後合周正者十九合周正而失一閏者六夫亦可知春秋失閏之有漸而周正之改日與否可由是而定全經朔日亦可由是而推云云蕤賓明徐氏一家之說與吳蒿先質疑可互相參觀者也前有嘉慶丙子自序及凡例三則

春秋繁露注十七卷　蜚雲閣刊本

國朝凌曙撰曙字曉樓江都人曉樓以繁露一書流傳已久魚魯雜揉篇第褫落致難卒讀因以聚珍版本爲主而輔以張臯文讀本盧抱經刻本重加釐正又復采列代之舊聞集先儒之成說爲之注釋及隋唐以後諸書之引繁露者莫不攷其異同校其詳略書目姓氏咸臚列于下方洪桐生梧序之稱其于是書諸篇皆能通究本末復肆力于先秦兩漢之書及諸經義疏凡繁露篇欠字句皆櫛疏而理解之不但貫徹何徐而董氏三年下帷根柢之蘊正誼明道天人之本原靡不洞于心而抉于手

而後知仲舒以公羊之學爲王佐之才信不虛也所謂何徐即指何休之注徐彥之疏也卷首冠以史記本傳及宋慶厤丁亥七年樓子文郁序亦各爲之注又有嘉慶乙亥自序末附錄題跋八首即盧刻本所有者也

鄭堂讀書記卷十一